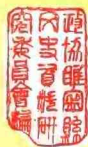


10.02



第三辑

86



睢宁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(内部资料)

1987

政协睢宁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

封面题字：张爱萍

封面设计：吴庆祥

封面摄影：陆 杰

睢宁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编辑：政协睢宁县文史资
料 研 究 委 员 会

印刷：睢宁印刷厂

印数：2000册

时间：一九八六年十二月

目 录

- 一、土匪血洗十家墩……………文史资料研委会(1)
- 二、辛亥革命后睢宁教育概况……………张石南(11)
- 三、师中校长话当年……………佟菊圃(24)
- 四、睢宁公共图书馆的创建……………佟菊圃(33)
- 五、我参加武汉大革命和广州起义
 的前后……………陈鸣霄遗作(39)
- 六、历史的画卷 生活的记录
 ——李季华《艺农草堂诗稿》简介……………赵其海(53)
 附《李季华同志传略》……………张延安(71)
- 七、韩德勤在睢宁落脚的前后……………夏伯垣(76)
- 八、韩德勤走后的错综关系……………刘公孚(87)
- 九、宣传抗日在双沟……………张瑞芳(90)
- 十、回忆双沟抗日救亡运动……………高慰堂(93)
- 十一、古邳沿革……………夏光远(96)
- 十二、沉邳州及其前后……………夏光远(103)
- 十三、“小天老爷”之死
 ——李疆臣遇刺身亡记述……………方 庆(108)
- 十四、邱锡康其人……………时垣卿(116)
- 十五、对《睢宁文史资料》第一辑中若干
 问题的商榷……………田朴风(125)
 更正: ……………(138)

土匪血洗十家墩

文史资料研委会

十家墩又名十里墩，现在叫新村。位于高作南十里。一九二七年秋，这里曾被土匪血洗並焚掠一空，男女老幼八百余人惨遭屠戮，造成一场浩劫。现仅就有关资料和访问亲历老人的所记，笔述如下：

一、

睢宁当时土匪为什么这样猖獗？据傅毓祥编的《睢宁县志稿》所述：“睢当十六年时，匪祸最烈，一因南北交战，不暇顾及地方治安；一因匪经招安，复行叛去，所得枪械愈多，势益扩大，而欲利用匪者，又派员分头接洽馈赠金。一般游民，多视作匪为升官发财捷径，聚集益多，蹂躏亦甚，不独殷实者畏避，即贫家亦不得安于乡里。”傅此说比较实际。睢宁股匪陈茂昭、刘荣铎、邓五等，就是被北伐军招去成军后，又回到地方“复营旧业”。打十家墩之前，刘荣铎、魏三（魏有三）等股匪，分据大、小顾家并进据关庙圩。距十家墩圩这块“强地”（注：“强地”即不通匪且敢于抗匪的地方）最近不过二里，造成很大威胁。

十家墩圩并不很殷实。三、四百户人家主要是自耕农，几户鲁姓比较富裕，田不足百亩，又无其它经营。多数人家务农之余织土布或干其它手工业，省吃俭用，以求温饱。然而这样的村庄却正是土匪剽掠的对象。据一九二八年中共徐

海蚌特委向上级报告中所述：“徐海蚌各县可以说是土匪的大本营，土匪之多，诚如过江之鲫，这些土匪往往不是去抢地主，因为地主有高大的圩子和雄厚的武装，而只是向一般自耕农出火，所以匪行所至，自耕农一切所有，抢掠一空……。”十家墩圩的农民，在圩主鲁子云、圩董鲁子桂和鲁奎义等人的率领下，为了保家，自发地组织起来，决心抗击土匪。圩里成立“红拳会”（大刀会），以刘景松（刘老东）为首教青壮年习武练功以御匪。“红拳会”是迷信组织，说是念咒喝符之后，临阵刀枪不入。当时缺少科学知识的农民，依靠这种精神作用，确实也能一时鼓舞士气。加上圩里有一部分枪枝和三门土炮，土匪不敢轻易来犯，有时抢劫路经圩子附近也遭到枪击或追赶。这一来，土匪和十家墩结下冤仇。因此地方上有“纸糊张圩子，铁打十家墩”之说。平时，附近村庄的人，多跑到十家墩圩里避匪，认为这里比较安全。在土匪攻打这个圩子时，附近村民约有数百人住进圩内。圩内枪械有多少，说法不一。多数老人认为，多不过二、三十条枪，而且“广枪”（好枪）很少，另有土炮三门（即所谓“大白龙”“小白龙”）威力不小，圩里御匪的主要武器靠大刀、标枪、石块甚至锄头、镰刀。三个圩门，只留北门、西南门白天通行，晚上落锁。东门用土袋屯堵。村民站墙守卫，戒备甚严。圩众凭着强悍、勇敢，对抗击土匪，守住圩寨，颇具信心。

二、

土匪发誓要踏平十家墩这块“地强”了。匪首魏三说：“打不下十家墩，我魏三不姓魏！”他从上、中、下三湖调

来许多股匪（注：土匪根据势力范围把睢城以西、叫上湖，睢城以南至泗县北刘圩叫中湖，泗县以东叫下湖。）汇集了刘荣铎（刘二水子）刘广益、陈茂昭、梁家山、邓五等十余股约一千四百多人枪，有些土匪穿军装，骑着马，腰系盒子枪，简直兵匪不分。他们从关老庙拉来两门“大白龙”（生铁炮），并把大、小顾、小贺、小朱家一带村民的耙齿卸下来充作炮弹，准备作攻坚之用。还拉来几辆太平车（四轮铁木结构的牛车），以便搭桥强攻。

十家墩人同样也在加强战备。连夜赶制大刀、标枪，使圩里四百多青壮年（包括身强力壮的妇女）达到人手有一件近战武器。还收集犁铧等生铁器具砸碎装炮。许多石槽、海面石、料石也砸碎抬上圩墙，堆在那里备用。按村民住地就近划分守圩墙的地段，约半弓远（注：一弓为五尺）站一人日夜守卫。负责指挥战斗的人，不断巡查督战。

“红拳会”的青壮年，赤膊，扎头巾，腰勒红布兜，执利刃，杀气腾腾。连少数身强力壮胆大敢拼的老汉也自告奋勇准备战斗。外来避匪的村民同样参加守卫。当时能参加守卫者约七、八百人。十家墩已是壁垒森严。

在土匪攻圩的前一天，魏三从小朱家派村民朱利送信到圩里。朱利见到圩董鲁子桂说：“二爷，我家里人全被土匪看（Kān）起来了。差我送信，要您们快送米面鸡蛋去。不然，就给好看（Kān）了。”（意思是：攻打圩子。）鲁子桂冷笑说：“你回去对魏三讲，米、面、鸡蛋没有，只有钉铁、犁头、子弹头。”朱利说：“二爷，这话我可不敢说。”子桂喝斥道：“你回去就这样讲！”其实，土匪曾多次向十家墩圩索钱要物，都被拒绝，这是最后一次罢了。魏

兰、刘荣铎等匪首此时已经做好攻圩准备。几天前，圩主弟弟鲁俊春因下田打秫叶子，被匪逮去。匪审问他圩里枪支弹药情况，他说，只有老套筒、十字勾、俄国造、湖北条子、九子毛等十几棵枪而且子弹不多。确实，圩里枪少又缺子弹。虽由鲁俊岭通过“青腿”（注：通匪的人）鲁俊芝从土匪那里买来一些子弹，但土匪对这些子弹已经处理过，多是“瞎火”（注：不响）。在双方剑拔弩张之下，土匪人已调齐，对十家墩进行围困，并占据圩外附近的房屋，掏枪眼，以便射击，战火将一触即发。

一九二七年（民国十六年）农历七月二十日上午，村民出动，将东南两面圩沟里芦苇全部砍掉，以防土匪藏身。匪众疑为圩里大刀会出击，受到虚惊。下午，土匪便从东、南、北三面进攻。据当时参加守卫东圩墙的夏新刚老人回忆，那天下午，他从圩墙上看见土匪的队伍过来了。前头有人打着红旗，匪众枪上都系着红布。等到他们人布开以后，只见从南到北，遍地是匪。忽听土匪打了一个对盒子作为信号，便攻上来了。圩里这时候才命令开枪。刀会头头刘老东用套筒枪朝土匪射击，连打一排子弹，只见土匪朝两边躲闪。圩里也齐向土匪开枪，激战甚烈，枪打的不分点。到了黑天，土匪曾攻近圩墙，被我们刀砍、枪戳、石块砸，死伤不少，几次进攻都被打退。第二天早晨，土匪又发动攻击，村民奋力抵抗，除用枪击毙来犯之敌外，对攻上圩墙的土匪仍用大刀、标枪、石块与之搏斗，匪众死伤甚多，东圩沟有的地方几乎被土匪尸体填平，沟水也被血染红了。这时土匪用太

平车装满麦草，浇上煤油，点燃，逼着“肉票”（注：被土匪抢去的人）朝东圩门推去。圩里一土炮把这辆太平车击中倒下圩沟去了。接着，第二辆车又攻上来了，直抵圩门下，火势凶猛，烧着圩门。指挥战斗的鲁怀孔，大呼救火，不幸中弹身亡，尸体随时被抬下去用麦草盖上，不让人知道。”

刘佩德老人说，“圩里土炮很厉害，发现圩东松林里有土匪，一炮打去，把匪众打死不少。土匪也用土炮轰击圩墙，有一段圩墙被轰塌了。村民用门板、土包填堵。土匪从哪里攻上来，就在哪里被打下去。”在搏斗中，鲁玉珂见一匪徒拽住一棵小楝树朝圩墙上攻，他扬起大刀劈去，一刀砍下这个土匪的头，连小楝树也砍断了。又一匪徒从圩墙上更屋墙洞中伸手朝里面打盒子枪，被鲁桂东一刀砍断手，得了枪。鲁桂东还举起盒子枪朝土匪夸耀呢！

龚明文老人说，当时我才十岁，不知害怕，偷跑到圩门口去玩，刘老东还叫我们小孩拾砖头、石块朝圩墙外扔呢。土匪在圩外讥笑我们子弹打完了，高喊：“五个一排，三个瞎火，两个不来，再听听俺的！”便朝圩里打枪。

薛庄薛宗立（有说是薛四立）曾带人来救援，在打进圩以后，曾经配合圩里大刀会一二百人从西南圩门攻出去，把土匪打退到小朱家。等到薛庄来援的人撤走了，土匪又攻上来。圩里人心慌乱。这时，姚圩来援救的人，也中途折回。高作史大胆率人来抗，始终没有和土匪接火。时圩里弹尽援绝，圩墙又被土炮轰塌，无险可守，敌人攻势愈来愈猛。东圩墙上守圩的人，渐渐撤完了，土匪遂涌进圩内，大刀会和土匪在圩内搏斗一气，终于不支而撤走，圩遂失守。

四、

土匪进圩后，不分男女老幼大肆屠戮。当圩里人群从西南圩门涌出时，土匪从后面枪击，用“手机关”扫射，人纷纷倒下，一片惨叫声。圩里西侧有一块榆树秧子地，许多来不及逃出的妇女小孩被枪杀在那里。西圩沟水深，淹死不少妇女小孩。季庄有位八十二岁的季刘氏老人说，圩快失守了。父亲是守北圩门的炮手，他跑到家，叫我快跑，我和许多人爬出圩墙，扑进圩沟，沉下去三、四次，幸亏有人拽我几把，才未被淹死，这时，子弹象飞蝗，我跑出圩朝张连庄（张巷子）跑的，看路上到处死尸，人跑着跑着就被枪打倒了。

圩里还有一些老弱的人未能撤出，土匪见着就杀。有的小孩惨遭溺死。匪杀戮的同时，就是抢掠焚烧。还带来些“拾扑鸡”（注：这是匪语，指跟土匪来打二拚）的。曾继兰老人说，他凌城有个亲戚跟土匪来拽条牛去家。圩里除耶稣教堂外，两千多间民房，化为灰烬，连猪、羊圈都被烧毁。有的老人被烧死在屋里，有的婴儿活活地被扔进火坑。这次遇害的村民（包括外面进圩躲匪的人。）共八百二十七人。有的全家遇难。鲁俊廷一家八口，邱永初一家九口，祁文起一家七口，小朱家朱老利一家十二口，都仅剩一人，余皆遇害。其它，家中死三口、四口人的比比皆是。土匪退出后，有的人回家看望亲人又遭杀害，以致很多尸体无人收埋。秋阳曝晒，群狗撕食，臭气闻于数里。以后有些人家因收不到亲人尸体，只好扬幡招魂以葬。

圩里东北角有口井，几乎尸体填满，有人藏在大缸里

被土匪枪杀，后来发现缸内尸骨一堆。有刘姓壮年被土匪杀伤未死，爬入草垛，不敢出来，被姐拱死。

土匪从圩里圩外掠去村民一百四、五十人，有的被枪杀在路上。前夏村八十五岁的夏新强老人流着泪说：“俺庄新秀的母亲在十家墩被土匪掠去，当时她带着新秀和小红两个女孩。在路上，土匪把她枪杀了，新秀才八个月，还在妈妈怀里吃奶，一个土匪上来要劈死她，被另一个土匪抱走了，以后才托人用钱赎回来。姐姐小红被土匪带去至今未有下落。小刘庄八十五岁的鲁夏氏老人，那时抱着三岁男孩也被土匪掠去。路上，土匪要劈死她的孩子，一个土匪上来看，说，还是个小儿子呢！值个“草头”钱（注：即一万文之意），留着吧！土匪走过去却把老人五姑娘的四岁女孩（名叫小柳）捉过来活活劈死了。小柳九岁的哥哥，当时也几乎送命。土匪砍杀一个人时，他被那人压倒在身下，那个人被砍死，这孩子一个耳朵被削去半边。

土匪把肉票带到大小顾村一带，见年轻有点姿色的妇女，便留着糟塌。有的妇女给土匪办饭做杂活。为了逼迫肉票家里来赎人，曾把樊善老人的耳朵割下叫人送去家。有一个老人手上有火药味，土匪说他是炮手，正好他与儿媳同时被掠，土匪竟威逼他跪下吃儿媳奶，以此取笑，后儿媳因恼羞致死。还有的把刀尖朝上埋在地上，逼着“肉票”坐在上边。土匪凶残，竟至如此。

五、

一个好好的圩寨就这样被土匪毁掉了。幸存者在埋葬亲人之后，投亲奔友，各处流落。满潮成熟的秋庄稼无人收获。黄

豆炸角，落满地面。直到高作乡练下来武装保护，地里庄稼才收上来一部分。以后土匪退去了，附近村民，出于同情，拉来牲口犁耙，帮助各家把麦种上。圩里人鲁钝字同轩，在圩子被土匪血洗之后，领头向各处奔走呼吁，进行募捐，并向江苏省政府递呈，请派兵剿匪和赈济灾民，后来共筹集一万七千元，帮助幸存者重建家园。第一次购来杉木两垛，被匪徒烧毁。以后又重新买来杉木、苇草，始建成整齐的排房，分给村民居住。“新村”名称从此开始。

浩劫已经过去五十九年。亲历这场灾难的老人已经剩下不多了。他们每当谈起这件往事时，无不悲痛伤心，几乎讲不下去。老人们都这样说：“提起那个时光，我们老百姓实在没法过啊！”盼到太平盛世的今天，他们真感慨万端！

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。

（李百轮整理）

附：《睢宁十家墩被匪请援》一文。

睢宁十家墩被匪请援

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省政府第四十一次政务会议，讨论事项，睢宁十家墩难民代表鲁钝呈为圩寨被匪攻陷，全村惨遭屠掠，详述经过，恳请剿办，並求赈济案，当经决议：

1、剿办由省政府转呈军事委员会，2、赈济由民政厅派员视察后再议。原呈具录如下：

呈为圩寨被匪攻陷，全村惨遭屠掠，叩恳指令前线军队痛剿，並求拨款赈济，以伸奇冤而全民命事。窃民圩住居睢宁县东乡十八里，户口殷繁，屡办巨匪。是以匪等丁恨在心，于旧历七月二十日，有匪首魏有三、刘荣铎、刘广一、梁家山、张五等计十余股，约一千四五百名，均著军服，闻前被招抚而新自溃散者，携有盒子炮快枪及机关土大炮等猛攻民圩。圩众竭力抵御，击毙匪首张五等二名，悍匪一百三十余名。匪虽受创，攻打益力，相持一昼夜，弹尽援绝，遂被匪众攻破。男女老幼观杀害者七八百名，伤者四五十名，生掠者一百四五十名，牲畜财物掳掠一空，草屋三千余间焚烧尽净。逃出者约二三千人，避居临近高作镇张家圩睢宁县城等处，求死不得，谋生无门。幸蒙高作镇睢宁绅商捐款救济，然究属杯水车薪。刻值秋凉，无食更兼无衣，且田间秋禾不准收获，哀吾小民，将束手待毙矣，尤可惨者，民圩破后，匪众仍盘踞于民圩附近。致惨死民众，尸骸暴露，不得掩埋，腐臭闻于数里。痛哉难民，念我政府以救民为专责，除暴为天职，故公推钝奔轅泣诉，而钝之父母暨姊妹亦均遭杀害，言念及此，心肝俱碎，幸我军进展，距睢宁甚

近，泣懇指令得力军队赴睢痛剿，並叩酌予抚恤，存歿均感。
谨呈。

（录自一九二七年《江苏省政府公报第六期》

P14-15）

辛亥革命后睢宁教育概况

张石南

清末废科举，设学堂，睢宁到民国成立后才开办。因为办学堂，必须有“教习”（即教员）。民国以后，睢宁仅有少数人在徐州师范学堂毕业回来，如佟待聘、佟敏斋、张超吾、魏近礼等。最初公办的小学设在孔庙里，叫“国民学堂”。私人设立的小学也逐渐增多，好像私塾一样，不是长期的。私塾在农村里在集镇上比学堂多的多。离县城二、三十里以外偏僻的农村有的地方连私塾也没有。私塾里，“开蒙”的学生先读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，再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（四书）。最后，读“诗”、“书”、“易”、“礼”、“春秋”（五经）。学生多是“鸭子吃蜗牛”，食而不知其味。秀才以上的塾师是很少的。学堂里，学生读的课本，国文第一册开头的几课，都是笔划少的单字，如人、手、弓、足、刀、尺……，而且书上也印画着与字相同的形象。这样，学生易学，易读，易写，比私塾所学大有改进。算术第一册开头学的是“十”法。

一十年代，睢宁管教育的机关，叫“劝学所”，设所长、“县视学”各一人，所长管教育行政，“县视学”管教学业务。一十年代后期，“劝学所”、“县视学”裁撤，县知事兼管教育。这时，县立国民小学设在孔庙东院，校长是佟敏斋。县立第一高等小学（简称一高）设在东关昭义书院，校长是

佟待聘。一高就是当时睢宁的最高学府。睢宁只有这一个公办的高等小学，铜山有四高，萧县有三高，可见睢宁教育的落后。当时高等小学是单设的，三年毕业，没有初小，睢宁的一高多年只有一至三三个班级。那时学堂没有教务主任、训育主任，由校长负责一切。二十年代前后，一高的学习科目有国文、英文、算术、地理、历史、理科、体操、唱歌、图画、修身。修身一科，有课本，内容是儒教的精华，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礼义廉耻，忠孝仁爱等。课文多是古时名人的格言和故事，如：“一室之不治，何以天下国家为？”，“良田千顷，不如薄技在身”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“知足常乐，能忍自安”，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临”，“以德报怨”等等，总之，是教育学生如何修身。国文一科，课文全是短篇的文言文，正好适合学生诵读摹仿。学生的作文也是文言文。那时，胡适、陈独秀提倡白话文运动，全国风起云涌的响应；因之，一九二三、一九二四年，龚健飞在一高教三年级国文时，才选用一部份白话文，由石印局印成讲义教授学生，学生也可以用白话文作文。每一周，学生作文一次，当堂交卷，每一学期，至少作十六篇，这是校长规定的。英文一科，每周四节，学的是英文模范读本，到三年级时，加学英文文法。算术课本也是文言文，到三年级时，加学比例、开方。理科到三年级时才学，包括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矿物学、生理卫生学等，学校里也有少量的简单的仪器可供实验。史地包括中外历史、地理。理科和史地统属于常识一门，高小毕业后，考师范或中学，就要考英、国、算、常四门。当时一高每班学生数约四十人，一九二四年夏那届毕业的只有二十人，中途

退学的多。走读生还不到三分之一，住宿生多，自带饭菜，学校供给茶水。三个班，教员约八人。另外一人负责总务，会计、舍监（管理学生宿舍）。教员是由校长聘请的，每月薪水二十吊钱，即二十千文，以物价相比，约合现在一百五十元左右。学校还有斋夫（校工）四人。一九二〇年前后，夏子城在县城里夏寓处私人办启化学堂，有高等、初小，还办了短时间的师范，启化办了四、五年的光景就停办了。县城以外的高小，沙集南丁庄有民办公助的代用小学，胡存仁在那里教书多年。古邳有私立的峰阳小学，王林东有私立高楼小学，王圩有私立王氏小学。各处初小，私人办的多。基督教这时也在有较大的教堂里办初小。一高和其他学校，每年春秋两季，都各有一次旅行或远足，藉以扩大学生的视野，陶冶他们的性情。

一九二二年前后，睢宁在昭义书院西院办了一期甲种师范就停办了，校长李季华。一九二四年秋，开办睢宁县立初级中学，校址在昭义书院西院，头一年只招收一年级新生一个班，校长苗允青（苗启平），一九二五年佟菊圃继任校长。这二位校长在校舍西边空地上筑一假山，山前有池塘、花木，为师生课余之暇的休息游乐场所。一九二五年以后，昭义书院全部为睢中校舍。书院高宅上的东南角，有一卓立亭，为清末睢宁县知事候绍瀛所建，亭前有巧石，（该物尚存今睢中校内）可供观赏。

一九二五年秋，一高迁到城内常平仓，书院全部让给睢中。这年暑假前，一高改名为“睢宁县立第一小学”，小学学制也改为六年（初小四年、高小二年）。这年暑假，毕业两个班，一班是原一高三年级，一班是新学制六年级。从